

蒼 蠅

作者：鍾理和

臨走時，她回首送了他一個魅人的眼波，這裏面表示著什麼，他充分明白。她是以她的整個靈魂，以她最寶貴的東西，化作這回首一瞥送給他的。這裏包藏著她所能獻給他的一切：熱戀、恩愛，以及那觸到人心深處的處女的芳心。他感到一陣快樂，便以一個會心的微笑，回答了她。

她輕輕地走了。那豐滿的肩頭，優美的腳踝；那娉婷的背影，清藍的衫裾帶起一陣似夢似幻不可捉摸的香風。

她由門邊消逝了——

他目送著她的身影走出屋門，而後目光停留在那無邊深幽的門邊。她聽見她走在水泥地上的腳步聲——那是謹慎忌憚，但又為熾熱的某種心事撩得有些慌亂的腳步聲。這聲音已越過水泥的前庭，走出兩旁有豬欄和柴草房的沙質土場了。

她屏聲靜氣，把每條神經化作無數耳朵，向四面豎起。聽吧！那小心翼翼地印在沙質上又輕又細的足音！接著，那果樹園的竹門咿呀——輕輕地開了，然後是悉悉索索的聲音。那是用更輕微的手勢和更顫動的心在分開芭蕉葉和果樹枝，更遠了，更遠了……

——她是在那裏等他

在蕉陰深處！

她的回首一瞥，那水汪汪溫軟軟的眸子，和下一刻便可以把她抱在懷中的思想，這一切在他心上燃起一把火。他的臉頰和耳朵全是熱的；瞳孔冒著煙霧；皮膚像有人拿了毛刷在輕輕地刷，使他感到一陣陣奇癢，又一陣陣麻酥。

他抬頭看壁上的鐘。長短針正指著一點又十分。然後他的視線又自壁鐘移向櫃上那昏昏欲睡的男子——她的哥哥。他一邊看著，一邊計劃如何脫身走開。這位稍顯肥胖的哥哥，額頭和鼻孔滲著細粒的汗珠，不住的張嘴哈氣。本來就有點笨鈍的人，這時更顯出一條牛樣的滿足感，好像他在世間只有一個願望：讓他好好睡場午覺。

午長人靜。火辣辣的夏日在外面扯起閃爍的火焰；暑氣逼人。那撞在玻璃窗上的蒼蠅嘓嘓鳴聲，更在人們慵懶和困倦之上加足了催眠的力量。

他旋轉身子。他決心在這時候走。

忽然哥哥在那邊講話：

「呵。沒有一絲風！」

他一驚，急忙轉過身子。

哥哥閉攏眼睛，又哈出一口氣。他的兩道眉擠在一處，下巴拉得長長，看上去又醜陋、又愚蠢。有兩顆污濁的，比油脂還濃的眼淚，在眼眶裏轉著。

「好像風是死了！」

哥哥又咒罵起來，然後在櫃檯伏了下去……。

他連一秒鐘也不敢浪費，轉身走出屋子。

在門口，他留心觀察四處，半個人影也不見，大概都像老鼠一般躲進洞裏去

了；只聽見廚房那邊有幾個女人的說話聲。

他擺出清閑人的態度大模大樣的搖過前庭和土場。搖到有竹籬的園門前，又向兩邊觀察。很好！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的行動。他半提半推的打開園門，又隨手把它帶上。這以後，已無須多費心思了，就放開步子逕向那一她是否已等得不耐煩了？十分熟識的地方走走。芎蕉樹、芋、絲瓜架、楊桃樹……

——到了！

啊，她！她就在楊桃樹下那之大水窖邊背向這邊立著。他想：她一定明白他正在向她走來，可是她卻佯裝不知。看！這不恨煞人嗎？就是她這種淘氣使他愛，又使他恨，覺得有些牙癢癢。他一陣興奮，於是一頭餓虎似的一躍上前，自後邊把她抱住，把她向自己這邊翻轉身。她如一株枯樹倒在他懷裏。於是兩人的嘴唇就合在一起……。

他們感到窒息，感到暈眩和脹熱，好像掉在烈焰中，火氣由四面八方把他們包圍起來。又好像他們周身一切都變成柔軟的水，一點一點的向四面氾濫，洋洋灑灑，世界和他們兩個便都漂浮在那上面，漂過一個世紀：不，永恆——。

然而他們不知道！

吻後——那已不能以時間來計量了！——他們便坐在水窖的邊沿上，緊緊地偎依著。她的兩隻手被他握著。他們眼睛朦朧而恍惚，像醉酒的人半閉著；興奮後的疲勞淡淡地刻在他們那微紅的臉孔上。那大量的，如雨傾注的愛的慰撫，麻醉和壓倒了他們年輕純淨的靈魂。他們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。

沉默了一會兒之後，他們便開始了每次相同的問答。

「妳等好久了？」他說，一邊輕輕地撫摸著她的手背。

她閉了一會眼睛「不！」

四周很靜。深邃的芎蕉和果樹，把現實生活的瑣碎與煩擾統統給擋在外邊了。就是頭上的太陽透過繁茂的樹葉落下來，也是軟軟的、陰涼的。偶爾有陣微風從什麼地方蕩過，於是整個果樹園便充滿幽幽的神秘低語；竹枝像老爺的手一樣顫動著。

「有沒有人看到你來？」她問他，抬頭看他的眼睛。

「沒有！」他說。

「我哥哥沒有看見你？」

「沒！」

四隻眼睛相對，兩顆心融會在一起了。微笑由兩人的口角漾開。

他揮開胳膊又把她抱在懷裏。

兩人的嘴唇又緊緊地合在一起，——。

猛的，他們好像聽見園門那邊有聲音嘩啦嘩啦地響了起來。哦，有人來了！哥哥來了！兩人都驚恐了，來不及細察聲音的來源，站起來便慌慌張張分頭走開。

果如他所料，她的哥哥還維持著剛才的姿勢伏在櫃檯上睡覺。屋裏一切照舊——一切都跌進昏沉的午夢中，蒼蠅的鳴聲——那幽幽的低唱，仍在無氣力的午

夢的和平邊緣上歌唱著，彷彿嘲笑著人們的虛偽和做作。

他本能地看看壁鐘。一時三十分。才祇二十分鐘？他感到一陣懊悔。這時櫃檯上的男人動了動，然而沒有醒。他的頭側在一邊：他的臉歪壓歪了，像魚兒一般扭著嘴，涎水由嘴裏牽著一條線，沿著墊在下邊的手流在櫃檯上。那下邊已經有一大灘了。那手和臉孔、頸脖全冒著汗水。一隻蒼蠅放平了翼子在他臉上闊步著。它用兩隻前肢扛著尖喙這裏那裏刺著，那暗色的眼睛和翼子發出遲鈍的光閃。它在他眼角邊停下來，蹣起屁股，用兩隻後肢搓著，搓得神氣而有致。

他從門口向廚房和迴廊看了看。廚房裏依舊還是那幾個女人在說話；她和她的嫂嫂則在迴廊上聊天。兩個女人都漠然地看了他一眼，在她那陌生人似得冷淡做作的眼睛裏，似乎在告訴他：親愛的，明天見：今天就這樣完了！

櫃檯上的哥哥又動了動，從睡夢中舉起手往頭上邊拂了拂，然後，終於坐了起來。他的下巴印著一塊紅痕；一條灰色的涎水像蛛絲般的掛在下唇，看來像一個大白痴！他困難地睜開眼睛，一邊咒罵著：「熱死了！」它眯細著眼睛，向屋裏抬了抬臉，於是詫異地說：

「怎麼，你還在這哪？」

他向她哥哥看了一眼，心裏感著些微憎惡，於是一句話沒說，默默地走出那間房子。

（選自《鍾理和全集》，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初版）

導讀：

作者鍾理和(一九一五~一九六〇)，台灣屏東人，長治公學校畢業，並進入私塾學習漢文，後受同父異母兄鼓勵，十六歲決定以文學創作爲職志，一九三八年鍾理和離家出走遠赴大陸東北。一九四六年返台，在屏東內埔初中擔任代用國文老師，後因病辭教職，定居美濃笠山。一九五四年完成他唯一長篇《笠山農場》。一九七六年張良澤編成《鍾理和全集》八冊出版，是戰後初期台灣極重要的作家。

〈蒼蠅〉一文僅三千餘字，而小說的時間場景也只有二十分鐘。小說描寫一悶熱的午後，一對男女爲了避開眾人耳目到果園中幽會的情形。

作者以女生眉目傳情拉開序幕，緊接著男生赴約的忐忑心情，又怕又期待的矛盾躍然紙上。作者將那時風氣保守的農村戀愛偷情男女的盼望、害怕，透過痴胖昏睡的哥哥夢囈聲咒罵聲及果園門的一些聲響，製造出一些緊張的氣氛。

文中「蒼蠅」共出現三次：第一次「那撞在玻璃窗上的蒼蠅嚶嚶鳴聲，更在人們慵懶和睏倦之上加足了催眠的力量」，烘托出酷夏沉悶的氛圍。第二次約會完畢，寫她哥哥仍在午睡「一切都跌進昏沉的午夢中，蒼蠅的鳴聲，那幽幽的低唱，仍在無氣力的午夢的和平邊緣上歌唱著，彷彿嘲笑著人們的虛偽和做作」，表達出對舊社會的道德價值觀的不滿。第三次「一隻蒼蠅放平了翼子在哥哥臉上闊步著，它用兩隻前肢扛著尖喙這裏那裏刺著，那暗色的眼睛和翼子發出遲鈍的光閃。」這時蒼蠅也代表著某種反叛的意味。

品味時間：

- 一、試討論〈蒼蠅〉一文的主題及內容描寫精采之處。
- 二、作者為客家人，戰後客家人有「同姓不婚」的習俗，你是否同意？請談談你對這方面看法及目前你的婚姻觀。